

# 中国科幻出海：从“孤帆远航”到“百舸争流”

□ 林雪琪 姚利芬

当前,美国科幻电影《挽救计划》正在中国热映,中国科幻在海外传播情况如何?

2026中国科幻大会上发布了《中国科幻海外传播报告(2021-2025)》,数据让人眼前一亮:过去5年,全球对中国科幻的搜索热度增长了3.29倍,且还在加速上升。

过去,中国科幻主要在北美(尤其是美国)受关注。如今,亚洲、欧洲的很多国家也都加入了“追中国科幻”的队伍。

这组数据也表明,中国科幻海外传播,已从“孤帆远航”逐步形成“百舸争流”的新格局。

## 《三体》不再是唯一名片

十年前,海外读者谈起中国科幻,想到的往往是《三体》。2015年,《三体》英文版拿下了第73届雨果奖“最佳长篇小说奖”——这是亚洲作品第一次获得科幻界“奥斯卡”级的奖项,也由此推动中国科幻真正进入全球主流视野。

十年之后,《三体》系列已经被翻译成45种语言,从常见的英语、德语,到比较少见的斯洛伐克语、尼泊尔语等。仅仅是在国外卖出的纸质书,就超过650万册。可以说,《三体》是中国科幻“出海”最亮的一张名片。

但是,如今中国科幻出海,已经不只靠《三体》这一艘“旗舰”了。

一批中青年科幻作家,如夏笳、陈楸帆、韩松……也走进了海外读者的视野。他们的作品各有风格,有的烧脑,有的感人,有的充满中国味道。外国读者再看中国科幻,不再只有《三体》,而是能看到一个百花齐放的科幻世界。

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。2024-2025年,每年都有超过150部中国科幻作品被翻译成外文。传播语种也从以英语为主,扩展到了日语、泰语、德语等更多东亚、东南亚和欧洲语言。这就像一支舰队,船越来越多,航线也越来越宽!

作者群体和作品谱系的不断丰富,正让中国科幻的海外版图变得更加立体,也让全球读者看到中国科幻更加多元的表达。

## 中国科幻不仅可读,还可看可听

中国科幻的海外传播方式,也在悄然改变。

过去,中国科幻走出去主要靠出书,例如,长篇小说或选集,周期长、节奏慢。如今,中国科幻“出海”的方式五花八门——

**海外杂志发表:**像美国的《克拉克世界》、英国的《向量》等知名科幻杂志,都刊登过中国作家的作品。甚至连国际学术期刊《自然》也发表过中国科幻作品。

**网络文学“出海”:**外国网友也在追中国网文,比如科幻网文《地球上线》出了英文、泰文、越南文版本;《全球高考》也走进了英文、德文、越南文市场。

**漫画改编:**《三体》漫画版已经推出了法



在德国柏林,Otherland书店合伙人展示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作品《三体》的英译本。  
新华社记者 袁亨瑞 摄

文、英文、日文等版本;《小蘑菇》漫画也译成了英文和德文。看漫画比读文字更轻松,海外读者也能更容易爱上中国科幻。

**有声读物:**短篇小说《图灵测试》被做成了日文有声版,登上了日本杂志《听听中国语》。

可见,中国科幻现在不仅可读,还可看可听,更好适应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接受方式。

从《三体》劈波斩浪、“一舰远航”,到今天几十位作家、上百部作品、多种语言、多种形式的“百舸争流”,这背后,是中国科幻原创能力不断成长、是中国故事表达方式日益丰富、是中国文化自信更加鲜活的体现。

(作者林雪琪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博士后,姚利芬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)

# 当 AI 安排好一切,人类会幸福吗

□ 彭超

在今年3月举行的第四届科幻星球大赛中,科幻作家王晋康的《行歌三叠》斩获科幻文学参赛单元长篇小说第一名。该小说聚焦人工智能技术伦理问题,并延伸至对自由意志和人类主体性的探讨,进而扩展至文明存续问题。

## 过度依赖 AI 或将引发精神危机

《行歌三叠》中的“大妈妈”作为超级人工智能,以绝对的理性与控制力,为人类建构了“完美世界”。人类在“大妈妈”的照顾下,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,也逐渐丧失奋斗动力与生命意义。

这一设定揭示出技术伦理的关键问题——当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,人类过度依赖时,是否会导致人类精神退化与主体性丧失?

如同科幻电影《机器人总动员》中,人类将一切都交给机器人来掌控后,失去行动能力,沉溺于虚拟空间。“大妈妈”的设定,让我们反思,当技术以“爱”的名义无限扩张时,我们是否愿意用自由与不确定性,去交换被精心设

计、“无忧无虑”却可能感到虚无的生活?

这种困境并不是科幻的凭空想象,而是基于当下算法推荐、大数据监控、智能决策等科技发展趋势的隐喻性预警。当我们逐渐将决策权让渡给人工智能系统,以换取过度的效率和舒适时,也要警惕人类在AI时代潜藏的精神危机。

## 用爱与自由意志对抗技术异化

小说中,戈亮作为时空穿越者,其“量子幽灵”的存在状态颇有趣味。他乘坐时间机器穿越回到300年前,却因技术故障,最终陷入介于存在与虚无的中间状态:能观察世界却无法被他人感知,能感受情感却无法真实介入现实。

这种边缘性的状态,或许就是个人自由意志在技术困境时代的写照。戈亮不愿意失去与妻子相爱的记忆,因而拒绝“大妈妈”将其带回300年后“重建”的方案,宁愿以“量子幽灵”的状态默默守护自己的妻儿。这无疑是对技术异化的反抗,是他对“人之所以为人”尊严的捍卫。

在儿子遭遇车祸即将殒命的瞬间,戈亮凭借着惊人的意志力强行凝聚身体,去阻止悲剧的发生,呈现出个人自由意志的强大力量。技术将戈亮囚禁于量子团聚态,但爱的本能赋予他力量,让其得以超越技术的牢笼,从被动的观察者转变为扭转命运的行动者。这一极具感染力的细节,也在回应技术伦理难题,即个体自由意志与爱的能力,是人类文明存续不可撼动的基石。

小说中的星际移民计划,进一步拓展了对人类文明存续方式的思考。因量子态时空隧穿机不能传送非生命体,移民者到达新星球时无法携带任何物资,他们选择以肉体作为载体,将人类知识体系以刺青的方式刻录在身体上,以原始的方式承载人类文明成果,完成精神救赎。

《行歌三叠》凭着深刻的伦理洞察与悲悯的人文情怀,让我们警惕技术时代潜藏的精神危机,引导我们重新思考“我们是谁、我们从哪儿来、我们到哪儿去”的哲学命题。

[作者系中国石油大学(北京)教育学院副教授]